1. 上主絕不會在任何時刻、任何地方、或任何狀態之下缺席。沒有什麼好恐懼的。無論如何你也想像不出祂的圓滿內能有間隙存在。在祂那永恆的聖愛裏，再小的間隙所代表的妥協都是絕無可能的。畢竟，那意謂祂的愛可能隱含著一點恨的影子，祂的溫柔有時可能轉為攻擊，而祂的永恆耐心偶爾也有難以為繼的時候。只要你在自己與弟兄間感知到了間隙，便會相信這一切。那麼，你又怎能信任祂呢？因為祂的愛必然具有欺騙性。所以，還是小心為上；別讓祂靠得太近，要在祂的愛和你之間留有一道間隙，需要逃跑時才有個退路。

2. 沒有什麼比這更能看清你對上主的恐懼。因為在恐懼眼裡，愛**即是**叛徒，而恐懼與怨恨是分不開的。只要心懷怨恨，就會對愛生出恐懼，因而必會對上主生出恐懼。這樣的人必然無法了解愛的真諦。他既害怕愛，又喜愛恨，因而也相信愛是可怕的，而恨就是愛。只要你仍珍惜那小小間隙，相信它能為你帶來救恩與希望，那麼它就會將你引致這一結局。

3. 對上主的恐懼！平安所須穿越的這道最大障礙依舊存在。其餘的皆已過去，唯獨它仍擋住了你的去路，使得通向光明的途徑看似無比艱困，黑暗而又可怖。你已決意將自己的弟兄視為敵人。或許，有時還能做個朋友，這必須你們的個別利益足以暫且維繫兩人之間的友誼。但你和他之間仍須看得見那道間隙，以防他再度成為你的敵人。只要他靠近你，你就向後跳開；一旦你迎上前去，他必會即刻後退。一段審慎的友誼便是你與他達成的協議；它的規模受到了限制，而它的程度也被仔細約束。為此，你與你的弟兄共享了一份有限的協議，雙方都同意遵守其中的分裂條款。違背了它就會被視作是對協議的破壞，因而也不受允許。

4. 你與弟兄之間的間隙並非兩具個別身體的間距。那貌似區隔了你們個別的心靈，但事實並非如此。它象徵了你所立下的承諾：只在你樂意時與弟兄相會，接著分離，直到你們倆再度選擇相會為止。為此，你們的身體看似有所接觸，接著又指定了相會的地點。但你與他隨時可以各走各的路。有了這一分離之「權益」，你與他就能時不時地相會，並在分離之際分道揚鑣，以保護你不致為了愛而「犧牲」。身體拯救了你，因它逃離了全然的犧牲，並給了你重新建構個別自我的空檔；你真以為你與弟兄相會之時，你的自我便受到了減損。

5. 身體無法區隔你與弟兄的心靈，除非你願令它成為分裂之因，乃至顯現於你與弟兄之間的間距。藉此，你賦予了它原所沒有的力量。而它對你的掌控力便蘊含於此。因為這下你便以為它能決定你與弟兄相會的時機，繼而限制你與弟兄的心達成共融的能力。現在它會告訴你該往哪兒走，該如何去，什麼是對你而言可行的，什麼又是你不能做的。它會告訴你自己的健康有何限度，什麼會使它疲憊，並感到不舒服。而它的「天生」脆弱限制了你的所做所為，令你的目的變得有限而又脆弱。

6. 倘使這就是你下的指令，身體也能適應這些。它只允許你在「愛」裡小小的耽溺幾下，再讓恨充斥其間的空檔。何時該給出「愛」，何時又該縮回恐懼的安全堡壘，它會負責下達指令。它會生病，因為你並不懂得愛的真諦。於是，你必會誤用一切情境，乃至你遇見的每一個人，並在他們內看見非出自於你的目的。

7. 要求你犧牲的絕不會是愛。但恐懼卻會要求愛做出犧牲，因為愛一旦臨在，恐懼便無法久留。若要延續恨，愛就必須令人恐懼；只能有時出現，有時離去。為此，愛便被視為是背叛，因它看似來去不定，無法使人穩妥。你看不見自己對愛的忠誠是多麼脆弱、多麼有限，時不時就要命它離去，以便你能獨自在「平安」中靜一靜心。

8. 身體並不受任何目標所染，但它卻成了你的藉口，因為你強迫它維繫你所把持的種種目標。你並不害怕它的脆弱，你怕的是它缺乏力量，**也就是**脆弱。你願看清沒有什麼擋在了你與弟兄之間嗎？你願看清自己無法躲在間隙的後邊嗎？一旦你發覺自己的救主不再是個敵人，便會驚訝不已。一旦發覺身體不是真的，你的心便會生起一股疑慮。而圍繞在「上主是愛」這類喜樂訊息四周的，則看似仍有恐懼的弦外之音。

9. 然而，間隙一除，餘下的就只是永恆的平安。沒有什麼再多，但也不比這更少。除了對上主的恐懼，還有什麼能誘使你遺棄祂？在那道間隙裏，還有什麼玩具或小東西能推遲你投奔上主之愛，哪怕是一時半刻？你若不害怕發覺自己在發覺上主之後丟失了自我，又豈會允許身體對天堂的召喚說「不」？然而，你的自我又豈能藉著尋獲而被丟失？